



罗曼·罗兰回忆录

金铿然 骆雪涓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5556

封面设计 张所家
责任编辑 刘微亮

ROMAIN ROLLAND
MEMOIRES
ET FRAGMENTS DU JOURNAL

根据 EDITIONS ALBIN MICHEL (PARIS) 1956年版译出

罗曼·罗兰回忆录 [法]罗曼·罗兰著
金铿然 骆雪涓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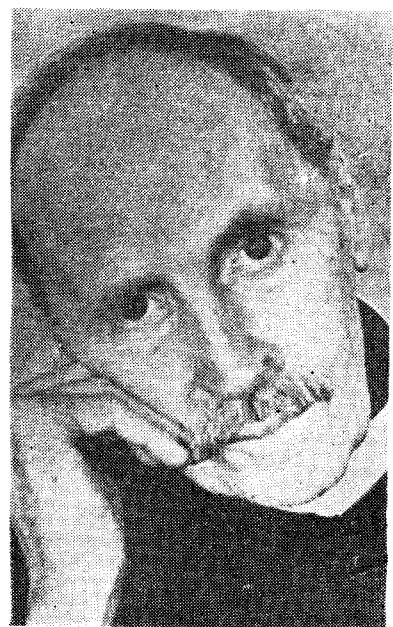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字数247,000 印数00,001—17,800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317·169 定 价：1.45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晚年写的回忆录。他在这本书里回忆了自己童年和成年后的生括经历、走上文学道路的艰难历程以及《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著作的创作经过。他以感人的笔调描述了对大自然、音乐和文学艺术的深情挚爱，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同时他还回顾了青年时期所处的动荡年代以及当时一些著名人物的情况。回忆录中穿插了不少他青年时代的日记，从中可窥见青年罗兰思想之一斑。



作 者 像

前　　言^①

1939年，罗曼·罗兰根据他青年时期的笔记和他给母亲及
玛尔维达·封·梅森堡^② (Malwida von Meysenbug) 的信，
动手写他的《回忆录》。他打算一直写到1914年，从那以后，
他的日记记得十分详细，他感到就没有必要再写回忆录来补充
了。

1939年7月，他写道：“我在写回忆录的第一卷，这一卷
写到1892年，我从罗马回来之后到结婚前夕为止。”同年9月
16日又写道：“我完成了对我青年时期回忆的誊清工作（罗马
的年代）。”

罗曼·罗兰回忆录的第一部分的意图是写到1902年，并以
各种不同题目的附录加以充实，分别叙述了音乐、戏剧，对不同人物的特别纪念，等等。

1942年3月，罗曼·罗兰在写给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文学
主编安德烈·沙巴杰的信中说：“在编我的回忆录和往事拾
遗时，我追忆了1900到1914的时期，这是贝玑时期……我正在
考虑主题，我翻阅了全部笔记本……这是很有趣的。我准备这样
去做，可是并不着急，慢慢来，对贝玑进行一番研究：它将

①此《前言》系本书原编者所写。——译者

②罗曼·罗兰的忘年交，一位老年女友。——译者

成为回忆录卷内的一部分，或是别的作品内的一部分？我还没有定下来……”

正如众所周知，就严格意义的回忆录而言，这部书未能完成预定的进程，曾以两卷的大部头著作形式于1905年初由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罗曼·曼兰晚年的生活是在编写这部书和《贝多芬的伟大创作时期》的最后三卷中度过的。他没有时间把《回忆录》写到他原定的时期。因而，现在这本书的内容便到1900年底而中止。

我们在这本书的前面保留了原来的引言说明。在说明中，罗曼·罗兰阐述了《回忆录》结构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关于玛尔维达·封·梅森堡的文章，已收入战时出版的《内心旅程》，没有收入本书；此外，没有收入本书的还有《往事拾遗》。作为《回忆录》续集的《往事拾遗》，由下列几篇文章组成：同穆奈-苏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及埃辽诺拉·杜斯的会晤，玛尔维达·封·梅森堡对理查·瓦格纳的亲切回忆。

《回忆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编辑的，人们可以看到历史性事件的反应和罗曼·曼兰对这些事件的看法。如在122页^①中，关于意大利的评述：“……这个空着肚子的意大利就已经贪得无厌”，这是对墨索里尼掠夺政策的一种讽刺。

除了某些引语之外，罗曼·罗兰有时也从他的《日记》中摘引了一些段落，略加改动。

^①此处系原法文书页码，见本书117页。——译者

目 录

前言 1

第一部分 青年时代的回忆

说明	3
序	4
(一)一个外省的孩子在巴黎	7
(二)宇尔姆街的修道院	27
(三)罗马的春天	64
(四)回到北方——冰上的圣徒(易卜生在巴黎) ——严阵以待	124
阶段小结	137

第二部分 对青年时代回忆的补充

(一)音乐	147
(二)致圣-桑的一封信	162
(三)对塞扎尔·弗兰克的回忆片断	167
(四)关于罗西尼的“美言”和“谗言”	175
(五)读书笔记	179

第三部分 回忆和怀念

引言——四十年后重读时	187
(一)“幸福的人便没有什么故事”	191

(二) 泰纳和勒南后期的巴黎文学界——西方的没落思想和它的烦扰——最初的战斗和最初的剧本	192
(三) 《尼俄柏》在法兰西喜剧院前——巴黎大学的“号角”——香底叶的一天——奥玛尔公爵和他的庭院	218
(四) 基督教信仰的灵感：《圣路易》——一种新的信仰：社会主义的出现——法国大革命打开了大门——克利斯朵夫诞生——“尚未成功”有待努力的诺言	234
(五) 友谊——巴黎的一些沙龙：米什莱夫人；迪厄拉富瓦夫妇；达姆斯特岱夫妇——于勒·勒梅特尔的保护——高等师范学校的年轻朋友	267
(六) 灵魂的冲突——在混战中保持独立——《艾尔特》——德雷福斯事件——《群狼》	285
(七) 富有生命力的革命：饶勒斯，盖德，白里安，米勒兰——伟大的计划：法国革命的一系列英雄史诗。系列小说《贝多芬》。系列名人传记。人民戏剧。《丹东》在国民剧院	306
(八) 结束语，1900年阶段，两个行动准则：思想的独立；一个人与大家	328
注解：(一) 克洛岱尔	330
(二) 和托尔斯泰的关系	333
译后记	336

第一部分

青年时代的回忆



说 明

《回忆录》这部书我设想包括两卷：一卷是用来记叙年轻时的岁月，另一卷是这些年代我的日记摘抄。选稿还没有完成，它可能包括：

1. 关于玛尔维达·封·梅森堡的文章，发表在《欧罗巴》杂志1934年3月15日的一期上^①；
 2. 关于音乐的一章，主要包括我对德·布勒伊蓬(de Breuilpont)侯爵的回忆；
 3. 玛尔维达对瓦格纳^②的回忆；
 4. 致圣-桑(Saint-Saën)的一封信；
 5. 我对塞扎尔·弗兰克(César Frank)的怀念；
 6. 和穆奈-苏利^③的会晤；
 7. 关于罗西尼(Rossini)的美言和谗言；
 8. 当代一些作品的阅读笔记(托尔斯泰、斯汤达和英国、法国等小说家的作品等……)
- 等等^④……

罗曼·罗兰

①已收入《内心旅程》。——原注

②③为将要出版的《往事拾遗》一书中谈到的人物。——原注

④这个计划只完成了一部分(见前言)。——原注

序

我从未停止过观察生活，包括别人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尤其是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看得最仔细。看到生活的变化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观察生活的眼光在半个世纪里也在变化。当我重读我自己一生所写的日记时，我不再以当时青年人的眼光来看青年时代的我，也不是用四十岁，甚至也不是用六十岁时的眼光来看待。我觉得再没有比对照一生中各个不同年龄的见证、生活和内心的不断起伏更有意思的了。巴黎和罗马的青年大学生充满幻想的感情，在晚年回顾起来，已非旧时面貌。作为《内心旅程》的作者，如今看来，从整个感情及当时的观念来看，是已经结束的一个历史时期的见证。今天那个时期的法则已经瓦解，幻想已经消逝。真实究竟在哪里？在二十岁时的眼光中，在四十岁时的眼光中，在六十岁时的眼光中，还是在目前我的眼光之中？真实既在这里又在那里，一个接着一个，它是整个阶段的进程，它是全部阶段。为了丝毫不使过去的真实有所歪曲，我应该让它说出其所有的强烈的痛苦、希望和幻想。而且应该同时清楚而客观地说出今天的真实（她相信如此，这可能又是一种幻想），其最新的感情是在认识中，最大的快乐是在清醒中……“悲哀中出现的光明……”^①

^①原文为德文。——译者

这里发表我青年时期《回忆录》的前两卷，我今天的眼光所见的在高等师范和在法耐斯宫^①时期的生活。为了纠正我的老眼昏花，我掺了些旧时的日记摘录，那些日记是在生活的道路上日复一日仔细记录和及时搜集的材料。

我承认，在开始之前，把这些自传性的记录公布于众，我感到不无痛苦和踌躇。

并非这个自我令人讨厌，如果不是那样的自我，生活将是什么样呢？诱惑把生活置于并使之保持在深渊之上。没有诱惑，生活可能是没有眼睛和没有欲望的，生活潜入无形的存在之中，而存在与非存在是一对孪生兄弟。

可是这个自我在宇宙间繁衍着，就象鲱鱼群在一个海湾之中。一个人有什么权力敢居于千百万人之上呢？除了记载人类英勇事迹的伟大故事外，回顾个人，表现自己（自我欣赏）岂不是太自私而无耻了吗？

我很清楚，利己主义者经常有他准备好的辩词：他们说，宇宙就反映在芸芸众生的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人都在探索无限。但每一个人的历史同无限是无法比拟的，而同那些（已逝而非尚存的）每时每刻都在灭亡、不复再来的有限相比，则略好一点；但它需要拯救，因为它淹没在时间的波涛之中。至于那超出时间范围的事物，就没有丢失之虞了。

可是，如果认为人们有权来拯救并把它写在一张纸上，不是微不足道的事么？即使如此，就象刻在一块石碑上的古罗马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的名字一样，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永远不过是垂死者影子而已。

我想，没有人象我一样从童年时起就看到生命是建筑在痛

①法耐斯宫，法国驻罗马大使馆和法国办的考古学校所在地，是侨居罗马的，多少有点身份的法国人的聚会中心。考古学校的宿舍也在这里。——译者

苦之上的，整个生活贯穿着痛苦。然而，这种深切而持久的情
绪并没有毁坏我赖以生活和建设的顽强精神。而这正是悲剧的
症结所在。如果人生真是一场梦，我不过是这个梦网中的蜘
蛛，而我热衷于张开这深渊之上的网；我希望这个网结得完美
而牢固……可是后来，风却把它吹走而消失了！风做了它的工
作，我将做我的工作。我能做到的而没有做到，那将是不幸的
(将是罪过)。剩下就是老天爷的事了。

因此，在生命即将结束之际，蜘蛛注视了一下它的网，并
且以某些方法回忆一番它怎样战胜障碍，以及产生诸如腰间裂
口之类伤痕的原因，这便是很自然的事了。

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别的蜘蛛会关心这个蛛网和织网者
的命运呢？我明白了！因为他们的命运相同，他们的网结在
同一荆棘丛中，并受到同样的风的袭击。朋友，仇敌，姐妹，
当时都在一起。

罗曼·罗兰

1939年2月

(一)

一个外省的孩子在巴黎

我回到童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①居住已经一年了，我欣赏那辽阔而明朗的天地的和谐气氛，微波起伏的青色小山岗，清澈的小河弯弯曲曲地穿过牧场，流进两排杨树间，还有那几个世纪以来，古老的法兰西和庄严的罗马时代精心设计的建筑群。

可是，如今听到的这一音乐在我童年时期却未奏响。那时我简直没有机会来听它！没有人比外省小城市里的一个市民阶级的可怜孩子更多地被剥夺接近大自然的机会了。“它的伟大只在它的边缘吸引着他。”他被紧闭在古老的市镇和古老的宅院的墙垣内。他没有权利到处游逛。夏夜，在车站的大马路上，大人们牵着他的手散步，每走十多步，父亲就得和当地居民脱帽致意。偶尔到城市周围的小山岗上去走走：光秃秃的桑贝山（如今，人们在它上面种了一片杉树；可那时候，山顶上只有一株很小的冷杉）。波蒙山，在七十年代的战争中，人们在那里可以听到奥良的炮声。较为动人的是，长夏之夜，倚在

^①维泽莱，我的家住在这里，距离我出生的地方克拉姆西乘汽车约二十分钟的路程。——原注

小花园平台的石井栏上，在矮牵牛的花香中，俯视从下面深绿色运河（从城里开凿出来的）的昏暗的水面上驶过长长的船只，华丽的船舱，开起来没有一点声音。蝙蝠从你额前擦过。爸爸笑咪咪地在浇花；在昏暗中，可以看到他的烟斗发出的小红火。对门的炉子已经熄灭，铁匠倒在街头一张藤椅上，又着手蒙眬欲睡。从这一家小店到另一家小店，女人们喃喃咕咕和儿童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渐渐地沉寂了。夜曲占据了整个空间，万籁俱寂。地面有限，天空却为小囚徒提供了漫游的场所。

相隔很久，乡村的门才微微开启。吃过夜餐之后，我和爸爸乘坐奶奶的车或是步行到柏莱弗去。夏夜，在十公里的路程中，没有任何声音能逃过孩子戒备、不安和渴望的耳朵，我们越过集市旁边的树丛，经过荣纳到了维利埃，经过一座小拱桥，我们出其不意地来到了。晚上十点钟，老奶奶将信将疑地亲自来开门。为了戏弄她，我们趁着夜色，伪装是可疑的铁路工人。她把门“砰”的一下关上了……这时，我们大笑起来。在笑声中，她又是骂，又是高兴，一下把我搂在怀里；我还听到她提高嗓门，粗声粗气，带着笑声断断续续的说话，还夹着许多古老的“俚语”。

第二天，我睡得那么熟，以致醒来时神思还有些恍惚（我还没有睡够）。我听到停在烟囱上的鸽子咕噜咕噜的叫声，蜜蜂在窗前的茉莉花丛中嗡嗡作响。人们象蜜蜂一样，在葡萄架下摘葡萄，——葡萄架在别有风味的、有两层平台的花园里，迎着阳光，伸向河边的草地上。有时，在荣纳河上有精采的捕鱼活动，小船激起河中的波浪，从渔网里倒出满满的草绿色和银白色的鲈鱼、鲤鱼和大个头的白斑狗鱼。接着，在阴凉的厨房里，大家喝着热腾腾的甜酒，村民们前来看望他们的“小艾弥尔”和“艾弥尔先生”。我父亲在儿时同他们在一起打闹、厮

混，现在和他们还是亲密无间。

小克利斯朵夫回忆起当年多次散步时的情景：在孩子奇妙的眼睛里，多纳西小旅馆使人产生幻觉的招牌方框里，跳出来活生生的白马、金狮和豹子。在车上，我和马车夫并排在前面坐着；带有白斑点的灰色牝马在树荫下碎步小跑，载着我们在大道上飞奔，它的耳朵显得那么长……

夏日的另外一些印象是，在我口袋里乱七八糟地装了些吃剩的点心：从靠近奥克赛的美味的蒙布隆弄来的。蒙布隆是家里的一宗产业，孤零零地坐落在树林和葡萄园前；冷杉起伏，黄香梨散发出蜜一般的甜香，颜色就象浑身金黄的胡蜂。收获葡萄的季节，人们就象蜜蜂的吸管那样，用麦秆对着敞开的酒桶吮吸甜美的酒。九月间，到处游荡的猎手们越过多雾的田野来到这里……砰！砰！太迟了！真倒霉！太好了！几只红色的山鹑刷的一下飞掉了。小溪边，人们正垂竿钓虾，虾拍着尾巴想逃掉。漫漫长夜，人们睡不着觉，头脑还很兴奋，身子却疲倦了（是害怕夜间的黑暗，还是怕挂在寂寥的天空的愁惨的月亮？）耳朵伸得长长的，耳边响着细木护壁板发出的格格响声，小径上的沙子发出磨擦的声音，远处村落传来的犬吠声，还有二、三十公里外雷雨即将来临的隆隆声……

我回想起（我手指上的冻疮还在作痒）1880年隆冬，放在枕头下瓶子的水都结成了冰；可是血，它是不会冻住的！……即使是在华氏三十一度的早晨，中学里每天八个钟头的课我一次都没有缺席过……

在这些单调的岁月里，人们分不出去年和今年。一天，一个毛里求斯岛^①仙女们的神话故事从天而降，——和她们在一

^①毛里求斯岛1810年前为法属殖民地。——译者